

痕迹

□孙建伟

代际更迭如果用无生命的事物上可能就是冰冷的概念，倘若用来描述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接力，恐怕就会附上沉重的气息，毕竟一代又一代的人生舞台充满了苦难和艰辛，一个轻飘飘的词语怎么可能道尽生命的苦辣酸甜。

爷爷和奶奶是我从血缘角度向上追溯有感情的两位长辈。爷爷的模样如今在我的记忆之中，既清晰又模糊。清晰的是他的一张照片似乎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清瘦面庞，一只眼睛盯视，一只眼睛微闭，面无表情背后透着一股倔强。模糊的是他的音容笑貌我已经没有多少感性认知了。这条河北保定的汉子一生经历了风刀霜剑，饱尝了人生滋味，离开人间以后，留给后人感念的就是一张并不完美的脸和粗犷坚毅的性格。

我与他大约有19年的人生交集，也就是说在他73岁的时候，我们在人间相遇，我成为了他孙子辈中的第九个孙子。爷爷有五个儿子，我是他最小儿子的长子，也是他唯一带过的孙子。按我小姨的话说，小时候，用一根绳子拴着你，好像拴着一个小孩，领着你在并不长的小街上游逛。小姨是个爱开玩笑的大姐，她是想告诉我舐犊情深的场景多么令人难忘。不过好奇的是，在那个平行时空里，我与爷爷经历了怎样一段幸福时光。一个满脸懵懂的小男孩，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一前一后走在洒满阳光的路上，老人对小男孩说了什么，小男孩俏皮地回答了什么？小男孩有没有学过他走路的样子，惹得老人吹胡子瞪眼？这些疑问带着岁月的沧桑和人世的感悟，在爷爷离开36年后忽然跃上心头，仿佛渐渐沥沥的小雨打在屋檐上，伴着黄昏的日光和袅袅的炊烟，慢慢地洒染开去……

我时常在想，我与爷爷之间除了血缘关系和祖孙相处的19年的温馨时光，还有什么至今不能放下的情感，或者说让我念念不忘的维系究竟是什么？是血脉，是亲情？还是无法割舍的记忆？这个困扰了几十年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浮了出来。

20世纪初，那个年代对于生活在底层的百姓而言，生存的涵义就是填饱肚子活着。十八九岁就要离开家门，面对未知的世界独自生存。而今想来，一个长在燕赵大地的年轻后生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抉择，毅然决然迈出家门外出外讨生活，或许是本能驱使使离开家乡找一口吃的，活下去。临别时，爹娘和兄弟姐妹在油灯摇曳的夜晚对他说了什么，嘱咐了什么？这些普通人的情感活动和内心活动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

1917年前后，爷爷告别爹娘踏上“闯关东”的艰难之路。从华北到东北或坐车或步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路穷困潦倒，一路颠沛流离，先后到了辽宁、吉林、黑龙江，整整漂泊了20多个年头。其间在吉林永吉县娶了奶奶，后来不知在永吉县生活了多久，夫妻二人又一路向北，直至到了边陲小县密山才算安顿了下来。不清楚当时是走不动了还是

不愿出境抑或觉得当地还过得下去，从此他在那里直到终老。现在回想，大的时间节点可以串联起来，但是在三个省份的哪些地方分别待了多长时间，实在无法搞得清楚。

一个世纪以前，爷爷与奶奶怎么认识的，是经人介绍还是两情相悦？用今人的头脑遥想20世纪初的“爱情故事”，确实勉为其难。那个为生计奔波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恐怕都被简化了，也许两个铺盖放在一起就算是隆重的婚礼了。精神层面的东西只有在物质富足的时候，才会变得繁复和式度。听父亲讲奶奶姓李，一个善良瘦弱的女人，在他五六岁的时候去世了，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所以奶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温暖而又遥远的亲人，她的样子只能通过想象去画像，没有质感的亲切，只是模糊的一团慈祥。以至于别人喊到奶奶时的自然与亲切，总是让我满含深情、无限遐想，眼里的渴望常常是在清澈的感伤中点燃明亮。我的奶奶，世间记得她的人慢慢变少了，她的“曾经来过”正在变得愈发不真实、不确切、不清晰，她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微弱，这是残酷的现实也是未来的真实。奶奶只能留在不愿忘记的亲人的心里。

从天真稚嫩到少不更事再到长大成人，因为没有真正走入人生，所以从来没有和爷爷聊过人生的话题，导致今天留下许多谜团无法破解。当然，这也是难以绕开的人生局限。

爷爷的话语很少，奶奶去世以后，他一个人靠着坚韧和顽强挺过漫长黑夜和维艰世道将五个儿子养大成人。他提供给儿子们的生存条件都是粗劣和基本的，谈不上充裕和富足，但他凭借一己之力，凭借最朴素的认知，将五个愣头小子推向人间正道，过着平凡而又平静的生活。从这一点而言他已经尽力了，而且做得比那些不管不问、任由自己的父亲不知好上几倍。之所以不吝溢美之辞赞美我的爷爷，是因为在1930年至1949年这20年间，他拼尽全力让他的儿子们读私塾或者上学学习，这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人来说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为了生活，什么能让自己和家人活下来他就做什么，当过工人、种过地、打过零工，始终为农能蔽体、食能果腹的生存需求不懈努力。其中的艰辛和困苦早已化作闲暇时明灭的烟火或者苦闷时一饮而尽的烈酒，他把它默默地咽进肚里，藏进岁月的深处，不与人说。

爷爷很少与我讲起一生中遇到的险要事。似乎险象环生、艰难困苦、孤独寂寞，这些生命中的难耐际遇都被他放逐到往事的风烟之中，随风而逝了。父亲曾经跟我讲过，他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年冬天与爷爷出外拉脚，回来的时候似乎很晚了，途中遇到了他们最怕遇到的“张三”。一只狼用绿莹莹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走了几十里路，它走走停停，一会儿遑遑，一会儿俯道而进。无奈之中爷爷和父亲用点火的方式驱赶恶狼，有什么点什么，

恐惧和无助让他们在寒冷的夜风中瑟瑟发抖。狼的韧性和狡猾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它始终不愿放弃，一路上寻找机会；爷爷即便内心惊恐也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面安抚儿子，一面将鞭子甩得咣咣作响，划破凛冽的冬夜。双方在黑暗的崎岖小路上对峙了许久，直到走入人间烟火的地方才算结束。父亲讲，恶狼悻悻离开的眼神几乎刻在了他的脑子里，时常在梦境里闪现。那是他童年无数个梦魇之一。事过令人后怕，好在是一只孤狼，如果当时是两只或者三只甚至更多，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时候遇到的恶劣和残酷，今天无法想象。

爷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活生生带着一个时代痕迹的普通人，普通人身上的毛病他都有，但他给予我的精神财富却是丰厚的、真挚的。1988年9月，父亲送我到外地读大学，在拥挤的火车站前，家里的亲人们正在说说笑笑，我忽然看见爷爷拄着拐杖蹒跚地向我走来，他清瘦的身躯让我惊讶，我已经专门看过他了并且告诉我我要去外地读大学了，没想到他一个人还是坚持来到车站送我了。没人告诉他几点的火车，他是怎么知道的也令人疑惑。爷爷拿出100元钱塞到了我的手里，嘱咐我照顾好自己。他似乎流泪了，他用手抹了一下眼角。一个92岁的老人走了几里路来送他的孙子出外读书，切切之情穿过岁月的长廊依然令人泪目。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这是我与他见过的最后一面，几个月后老人家悄然离世。

三月的北方，春天的脚步正在遥远的跋涉中缓缓走来。阳光温暖和煦地照着，微尘浮动，小鸟啾啾……山川河流湖泊，繁花青草树木，飞扬的尘土，结实的泥巴，终日劳作的人们，沉静而又安详的土地。

美丽的世界和平凡的灵魂共存。



《老歌——问斜阳之一》油画 114×162cm 汤杨



《春江水暖》中国画 牟成

文学是束温暖的光

□赵丽佳

清晨，拉开电闸，伴随“嗒”的一声响，原本沉寂在黑暗中的藏品被一点点点亮。幽幽光影，晕染着朦胧和细腻，就像母亲的双手轻轻抚触着刚睡醒的你，静谧而美好。那束投射在每个角落的光，虽暖黄柔和，却能赋予它们鲜活、顽强的生命力。

置身于此，你会暂时地忘却喧嚣。它无声，却振聋发聩；它未动，似恍若隔世。这里是透视黑龙江的一扇文学之窗，这里汇集了黑龙江文学珍贵的史料和优秀成果，这里承载的是一份传承传统文化与弘扬龙江文学的责任。它有生命、有温度、有情感，更有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念，这里就是黑龙江文学馆。

何其有幸，我能够工作在这里。可初来文学馆时，我却对自己充满了盲目的自信，觉得这份讲解员的差事，不过是一部“复读机”，只要重复稿件里的内容就可以。

伴随着清晨被点亮的柔光，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启。成百上千的游客从这里走过，而那句“您好，欢迎您参观黑龙江文学馆”，我已经记不清说了多少遍。人来人往中，我时常都能看到拿着笔，专注记录的文学爱好者，还有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热烈地讨论着《呼兰河传》。尤其是当知识青年向我提出问题并渴望穿得到答案的时候，看到耄耋老人噙着泪水伫立在《林海雪原》人物群雕前时，曾经的那种迷之自信，似乎被打碎了。我荒芜的心，被他们真挚的热忱填满。我对文学的热情在这一刻被再次点燃，也由此生发出了对于讲解员这份工作的热爱。是晨起的那束光点亮了展馆，也同时照亮了我未来的路。

人把心放在哪里，就会在哪里收获。而今，我可以用自己最朴实且精准的语言向大众讲述这暖光下的文字，让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聆听到古代文学中优美的神话传说，感受岁月流逝中散发的耀眼光芒；领略“镇馆之宝”——萧红的亲笔信，感悟这位传奇女作家漂泊海外时的真情实感；欣赏名家的经典作品，唤醒刻印在历史中独特的文学记忆；看看获奖证书，重温一下龙江作家的光辉时刻，体验文学带来的荣耀！文学无声，这份工作的意义便是让文字发出声音，成为传播思想，传递温暖和力量的“光源”。

这里的灯光，每天都会被点亮。而我，站在光下，仿佛看到了曾经在书桌前、台灯下，写日记或作文的自己，正期待着用优美的文字，获得既是母亲，也是老师的内心认可。原来，文学的根芽早已深埋在我的内心深处，这是束温暖了了她，让她再次成长。不同的光源，照亮了曾经和如今的我，是不同的我，也是始终热爱文学的我。

北看流云

□张寒驰

在小兴安岭看云，须找个日丽风清的日子，气定神闲，心无旁骛，看云卷云舒，云起云落，像个打坐参禅的老僧，领悟流云里的大千世界。

记得儿时看云，是在奶奶家的院子，甬道两侧的黄瓜蔓透过板障子繁茂如林。我搬来几把皮椅子搭成一张“小床”，躺上面。此时，我眼中的云就会变成故事里那种身体很短很胖的神龙，或是一匹长着翅膀和尖角的飞马，有时又故意变身成一个形态诡异的驼背老人，或是胡同里那见人就咬的恶犬……映衬着湛蓝的天，它随意地剪裁着自己的轮廓，想成为谁就成为谁，无关风月与来世。

我知道它不在意我极其认真而又调皮地观察它、猜测它，它只管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流动而波澜不惊。这是我的国，也是它的国。渐渐地，我竟也变得轻盈、雪白。高处的风将我吹得无形无踪，我呼喊着身边每一朵云的名字。我与云都是坦然而执着的，我躺在床上，它行在天上，直到一阵风吹过，黄瓜架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把两片又大又完整的豆角叶子盖在眼睛上，在很慢很慢的时光里，云睡着了……

云可以在天上看，也可以在水中看。

小兴安岭的水藏在隐秘的原始森林中，从很久很久以前流淌过来。那时的女真人热爱春光，便自带偏爱地将这河水叫做“桃温水”。四月风来，桃花流水，温暖而灵动。

少年时，我常和爸爸去这条流淌不息的河里“钓鱼”，自制的“蓄窝”其实就是玻璃瓶口瓶子上安个漏斗形的“嘴儿”。油毡纸的“嘴儿”爱进泥鳅，玻璃瓶子“嘴儿”爱进柳根儿和川丁子。

“蓄窝”甩进河里后，“起鱼”差不多要等上一个钟头。这时，爸爸会选择个偏僻的地方，吸烟钓鱼，我总喜欢挑块特别大且平滑的石头上坐去，戴上大檐草帽，盯着河里的“蓄窝”看鱼，也看河里的云彩。河水的天空是另一种颜色，是碧绿而不是蔚蓝。但河里的云彩

仍然是白的，只是显得内敛且庄重。它应该是认识我，就在水中与我对话，一点一点地诉说过去，或者家长里短，有时说累了就缓缓前行。我疑惑它应该是掌握了时间的密码，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老着。

有时我们也会说些不着边际的迷茫和无知，那多半是它驻足时而鱼还在吃着瓶口的饵料；有时它还会用点狡黠目光来勾起我的猜想，那多半是它将流向远方而我还守在守候“蓄窝”。我留不住云，它拖着厚重的身体缓缓流走了，流往汤旺河口的方向，寻找“桃温水”的前世去了。

时空轮转，“桃温水”畔每一隅的变化都被微风吹起，云却一直未变，它总能认出我，无论我是羞赧地搓着手站在有阳光的老墙根下，还是此刻坐在书桌旁书写每一寸森林区的过往，它都端正地注视着我，就像一个雕琢岁月的倾听者。

多么微弱轻盈的故事，它都要听听。

有一年的风很大，年很冷，姑扯着姊妹在腊月里去“抓猪”，凌晨三点的黑带着困顿与刺骨……那时的姑也就十三四岁，另外两个加在一起也不到十三四岁。显然，他们不具备驾驭猪的能力，最后猪赶丢了。人疯了，在黑暗咕咚咕咚的胡同里连滚带爬。天放亮时，燃了一夜的煤球遇到冷气瞬间升腾起白雾，从每家每户飞上天。当云层厚重地漫天铺开，雪地上的痕迹无处遁形，姑飞快地跑了出去……

故事的后来呢？后来天上的云散了又聚，聚了又散，在云那边的姑也许早忘了，如今的我也不惑之龄，而我始终忘不掉他们，爷爷那辈人顶风冒雪而格外努力地活着让我变得倔强勇敢，一袋麦麸子和着几米深的菜窖里的土豆足以在极寒隆冬安身立命，大孩子拉扯着小孩子撑着凛冽的北风就那样一冬又一冬顽强地长大了……他们头顶流云，他们看过流云，他们脚踩流云……阡陌尘起，春华朝气，当对着云哭泣时，云没有忘记他们在炊烟的袅袅中，实现了一个又一个平凡人翻天覆地的壮举。

移动“理发店”

□宋扬

那个理发的小师傅每个星期都来一次我眼前的这个建筑工地，时间在工人下班吃晚饭时，这是我第二次逛到这里的发现。这有些令人吃惊——理发店居然也可以移动。

我和小师傅攀谈，他以为我在排队等理发，所以并不避讳，一边手上忙活一边说，他的车买的是景区淘汰的观光车，2000元钱。只见那车的车尾装了一面大镜子，车的后座放了一个大蓄水瓶，剪刀、推子、吹风机等一应俱全，更为神奇的是，车旁还立着一个洗车场才会使用的大功率吸尘器。他起初以为那吸尘器是他用来清理掉在地上的头发的，不甚在意。他理完一个头，扯过吸尘器软管，按下开关，在那人头上呼呼啦啦团团转起来，我惊讶得下巴掉地——这种洗头方式可以说闻所未闻，闻所未闻。“这都可以？”我发出惊讶疑问。“干净得很！你看，一根头发渣都没有”，他嘿嘿笑笑，“只不过，水不方便，没法洗头，其他啥都一样！”他说的“一样”，指与理发店一样。我的前面，还排着三个等待理发的人，都坐在小师傅准备的小马扎上。我问小师傅今晚理了多少个头，他笑笑：“一二十个还是有嘛！”语气不无得意。一个头10元钱，啥发型都这价，在我们这个县，理发店一般理个男头已经涨到30元钱起步。“只要你愿意，‘拉花’都可以！”小师傅对自己的手艺颇为自信。小师傅说他白天在县城双桂小区那摆摊。双桂小区常住人口过万。我打趣他：“你这几乎是零成本啊！一不要房租，二不交水电（费）！”他反问我：“不要钱？这些剪刀、推子磨损快得很哩！”他解释说，“没有洗头就剪，每个工人的头发上多多少少都有水呢、砂砾，很亏家伙（工具）的。”从小师傅口中得知，他是本省周边更进一些的人，他们那里正在搞大开发。他说：“以后，说不定我那里比这边还好，我就不来这儿干理发了……”

理发这事儿，有人更洒脱。一天，我在工地旁的小茶铺喝茶，听隔壁两位等朋友的小伙子闲聊。他们是项目部的人，一个笑话另一个的发型，被笑话的那人摸摸后脑勺，有些尴尬，说自己用推子推的。只见他的后脑勺的确深一槽浅一槽的，像被收割机收割得不太彻底的麦地。末了，他还说，唉！早知道这么难看，真不如找那个小师傅花10块钱啊！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中国画 蔡茂友

